

传记注释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年生于柏林。他是柏林大学和弗莱堡大学的学生，在弗莱堡大学他跟随海德格尔进行研究，并以一篇关于黑格尔本体论与其历史哲学的关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纳粹取得政权时他离开德国前往瑞士，在日内瓦过了一年教学生活，然后前往美国。1934年至1940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工作，与麦克斯·霍克海默尔共事，此研究所是从法兰克福迁来的。随后，他在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处工作了10年，在那里他最后升为东欧科的代理主任。然后，他重新返回哥伦比亚大学，在哥伦比亚大学俄国研究所和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最后写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一书。1954年至1967年他在布兰

第斯大学执 教，并在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校以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工作了一段时期。从 1967 年起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执教。

第一章马尔库塞的早期理论学说

哲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批判其他哲学，这不仅是为了真理（虽然这是最重要的），还因为无论一个哲学家的意愿如何，哲学思想总会对社会、道德、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现代生活的一个特点就是：那些最关心思维严密性和真理性的哲学家，大多往往对这种影响漠不关心。而那些异常关心自己理论的社会影响的哲学家，在理论上却又大多粗枝大叶。缺乏严密性，因而不是通向真理大道上的可靠向导。

赫伯特·马尔库塞已被他的一些信徒抬到了一种先知的地位，当然他自己并未要求获得这种地位；因此，如果只从这点出发来评判他的思想将是很不公正的。但他确实想维护这样

一种形象，即一个对现代思想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进行坚持不懈地批判的批判家的形象。作为这样一个批判家，他对政治上的左派一直是一个有影响的领路人。因此，任何想对现存社会秩序作出激进批判的人，都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马尔库塞说得对吗？在这部书中，我的关键性论点是：几乎马尔库塞的所有主要见解都是错误的。正因为我要坚持这样的观点，我将承担特殊的义务，即忠实地描述马尔库塞的全部观点。为此，我必须把对他的理论阐述部分与对他们批判的部分前后分开。在按年代顺序区分马尔库塞的思想时，我完全按他自己的思想发展线索加以说明，只有他早期的论黑格尔的博士论文和他同时期的论马克思的一些文章除外，我没有把这些文章与他晚年思想分头讨论。马尔库塞作为一个青年学者，完全是德国学术和哲学传统的一个产儿，在弗莱堡他崇拜并师从于海德格尔就是一个例子。要是他不受这种环境影响又会怎样呢？马尔库塞后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学说，却正得力于他脱离并反对这种思想的传统。他的这种批判态度，部分是出于纯粹哲学的原因，部分则是由于他认为已发现了这种哲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的性质。

马尔库塞在纳粹取得政权时获得博士学位，那时他似乎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纳粹主义获得政权是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马尔库塞认为这不仅是指——虽然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德国的工业和金融寡头已与希特勒结成联盟，并想借此在消灭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及工会以后，能够统治工人阶级；而且马尔库塞还更激进地认为，纳粹主义代表了基于资本主义经济之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所以在纳粹主义的哲学和理论中人们可以发现贯穿于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种种思潮的最极端的表现。早期资产阶级社会的典型学说是自由主义，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曾产生过与自由主义思想同样的社会结构，却产生了极权主义思想。因此，人们也不应把自由主义和极权主义思想看作本质上是彼此对立的，倒不如说这两种思想是一对孪生兄弟，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真正对手。在先前曾把反对国家干预的自由主义看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学说的地方，此时也由极权主义的（马尔库塞指的是纳粹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取而代之了，这种学说为了抑制批判，防止和取消这种经济关系的革命，必须动用国家机器以使全部

生活政治化。

显然，马尔库塞之所以接受这个观点，是受到了欧洲思想史上一些重要人物个人思想发展经历的影响。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金蒂雷曾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自由主义。在我看来就是那种运用法律从而也就是运用作为伦理实体的国家的强制力量的自由的自由主义，在今日的意大利，代表这种自由主义的不是那些多少公开地是您对手的自由主义，而是您自己。”后来金蒂雷也加入了法西斯主义党。海德格尔，这位从胡塞尔的现象学转到存在主义的学者，也加入了纳粹党，并以大学校长的身份向他的学生宣称：“不要让理论学说和‘理念’支配你们的存在，无论现在和将来，只有元首才是德国的现实和德国的法律。”

马尔库塞认为金蒂雷和海德格尔代表了这样一种变化：即 17、18 世纪曾经是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哲学思想传统，现在已和非理性主义合流了。代替把人视为哲学主体的一般理论的，是一种关于种族和民族的特殊的学说。由于理性屈服于血缘和国家的力量，就阻碍了对这种种族学说的批判。马尔库塞从 1933 年到 1938 年的著作，主要致力于捍卫所谓的早期欧洲哲学理性主义的内核，以反对当时的非理性

主义。为了理解他如此做的原因，我们必须理解马尔库塞的哲学概念。

马尔库塞是从一种独特的德国人的视野来看待哲学史的，因此，他很注意古希腊，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而对中世纪则注意极少。他认为笛卡儿是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另一个重要人物是为后来黑格尔取得哲学史上最高成就铺平道路的康德。黑格尔以后，除了马克思，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身上。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在他看来是非常笼统和不精确的学说，维也纳学派是这种学说的主要代表，他之所以谈到他们，仅仅是为了驳斥它们。在所有这些方面，马尔库塞是与德国学院派哲学的主流相一致的。但在说明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是伟大的哲学家时，马尔库塞却以一种他特有的方式阐述了他们何以是伟大的哲学家。他认为，哲学的基本功能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批判，哲学能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为我们提供一种对思维结构的说明，这是因为它也为我们提供一种能超越特定时间和地点以及特定的思维结构的立足点。马尔库塞从不否认哲学的实践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但是，那种历史条件所强加于哲学的畸变的程度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因此，人们可以在哲学

史中发现一些这样的时期：其中哲学思想具有超越它当下现实环境的力量。

为进一步对这种哲学观点作出更清楚的说明，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的观点。恩格斯在1889年回顾了40年前他和马克思详尽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时，认为这个概念“结束了历史领域中的哲学，就象自然辩证法概念使得所有的自然哲学变得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一样。”恩格斯指的是：历史和自然现在都从歪曲事实的研究方法及观点下解放了出来；代之以这样的观点：对历史和自然的进程都不可能直接进行研究。恩格斯同意把逻辑和他称之为“思维的规律”保留在哲学领域中。但他认为，要求哲学提供一种关于现实的本质的最终的哲学观点，归根结底是不足取的。他和马克思都已确实表明：哲学史绝大部分是意识形态史，思想的形式毫无疑问是第二性的，它来源于并反映经济基础和社会现实。

导致马克思产生这个关于哲学的观点的原因，正是以往的思想观点的抽象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他嘲笑了黑格尔的抽象观念。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在用一种把人引入歧途的、抽象的方式描绘具体的人类条件。而

且在马克思的后期著作看来，这种抽象总是有害的。马尔库塞则不这样认为，对他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哲学获得力量的源泉都在于同具体的和直接的事物相分离。因为哲学与概念、与思维的框架有关，哲学以可能性王国面对现实性王国。在不同的时期，哲学面对现实的方法有所不同。然而哲学史不只与那些和文化密切相关的、只属于一个特定时期的哲学概念有关，甚至和那样一些形而上学概念有关，那些概念的相互之间的关系、它们在概念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同具体现实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都是极为显著地不同的。

马尔库塞上述这些观点的意义何在？考察一下他1936年一篇论文中讨论本质(essence)概念的现代史的某些章节就可以明白。马尔库塞把现代哲学家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前辈哲学家作了比较；后者用本质概念，是为了在具有真实性质的事物与仅仅在任何给定时期偶然发生的事物之间、在可靠的真实性与仅仅看来如此的真实性之间作出区别。马尔库塞认为：这些哲学家对事物的所是和能是作出了正确的区分；阿奎那和17世纪的哲学家不是以这种与古希腊相同的方法作出区别的，但总是具有了某些区别的观点。然而人们在胡塞尔

的现代现象学那里发现的却根本不同。胡塞尔声称他正在重做笛卡儿的工作，他也确实区分了本质和存在。现象学在研究呈现在意识中的一切时，变成了研究本质的理论；正是那属于一切出诸偶然的现实世界的事物，在其意义的领域中，才“具有一个实质，因而具有一个就其纯粹性来把握的本相（eidos）”。现象学通过对事物的单纯的事实性和时空中的属性进行抽象把握了事物的本质。但正因为现象学家是从事物的所是出发来达到此种抽象的，他们就抛弃了任何关于现实性和可能性之间存在根本差异的观点。在马尔库塞看来，现象学家对可能性的论述，必然是以他的整个操作方式为前提的现实性世界在另一层次上的再版而已。胡塞尔声称，现象学的方法致力于描述，这是现象学的一个优点，但正是这种单纯的描述方法，马尔库塞认为是要受到谴责的。在坚持本质和存在的区别的同时，现象学事实上放弃了对它自身最重要功能的区别。

如果现象学就如此被打发的话，那么，实证主义则受到了更加简慢无礼的对待。在胡塞尔的描述性观点中，马尔库塞看到的是实证主义对现象学的有害影响。因为，他把在本质领域和现实领域之间不能作出区别的观点看作是

实证主义者的理论。他所引的实证主义者是莫里茨·石里克：“没有任何事实能逼迫我们在两种不可通的实在之间进行这样的比较、或为我们的这种比较作证。”因此，马尔库塞把实证主义的观点归纳为：“就知识而论，所有的事实都是等值的，所以，事实的世界是单向度的。”^①石里克在批评两种存在领域的学说时这样说过：“一种存在被认为比另一存在更高级、更真实、更高贵和更重要，如此等等，因而就引进了一个进化的概念。”马尔库塞对此没有进行争论，他认为这种观点是合理的，石里克之所以提出批评，是因为他在事实和价值之间作了一种错误的区分。“实证主义坚持资产阶级要求的无假设的、纯粹的理论的理想；根据这种理想，缺乏‘伦理上的中性立场，或接受某种观点严格说来就是一种失误。”

与现象学和实证主义相对照，马尔库塞赞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这恰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既能正视人们在此刻碰巧所是和所能是之间的差别，又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在该社会中人们所具有的虚假意识之间作了区别。它又重新恢复了本质概念的中

① 《否定》（Negations）1968年波士顿版，第65页

心位置。这样，我们就不再受限于事物的所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既定事实是作为现象来理解的，这种现象的本质仅在联系到一些特定的历史趋势时才能被理解，这些历史趋势趋向于现实的不同形式。”本质的结构为历史的发展所揭示，本质的领域不是一个静态的、无时间的柏拉图式的领域，而是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在任何时刻、事实只能部分地和片面地揭示出本质的结构，事实只有按照这个结构才能被理解。而且历史结构的知识就是赋予我们一个对现存实在进行批判的基础。

“理论的历史旨趣在本质上进入到它的概念体系中，并使得从‘事实’向本质的超越具有批判的性质。”^① 我们根据所能是者评判所是者，并且通过我们的将是者的知识，即历史趋势的知识辨认出此种所能是者。

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中，“由于本质问题和社会实践在根本上结合了起来，这样就通过使本质概念适合于人的本质的办法，在与其它一切概念的关系上重建了这个概念。”^② 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人的本质是一个理想，它构造我们当下的实践，并指引这种实践走向

① 《否定》，第71页。

② 《否定》，第111页。

新的社会生活方式的目标；这种新的社会方式将能真正实现“人们按其潜能理解自身时所欲实现的一切。”

马尔库塞把对现代哲学史的解释置于对现代文化史的更一般的解释之中。现代文化有两个关键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从早期资产阶级时代的肯定阶段向否弃阶段的转折。在肯定阶段，形成了以精神和心灵世界为一方，以物质世界为另一方的尖锐的区别。精神与心灵世界本质上是内在的；它对个人具有无条件的权力，比物质世界所创造的一切远为优越。个人则被要求根据精神的原则改造他自身，即使物质世界保持不变，这种改造也是可能的。“在资产阶级诗歌中，恋人们在反对朝三暮四的口号中恋爱：在反抗现实的要求、反抗对个体的奴役中恋爱；也在反抗死亡中恋爱。”^①但在日常生活中，恋爱并不是资产阶级浪漫主义所创造的，而是资产阶级经济所创造的，越来越成为一种出自义务和习惯的东西。

这个日益加深的内部与外部世界的分裂正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特点。正因为这裂缝已加深了，所以就有了一种十分强烈的需要，来表达

① 同上书，第111页

外部社会生活中不能再发现其位置的“内在”世界。浪漫主义观点中的灵魂概念变成了人格的概念，这种人格概念必然试图去实现无法表达和不可达到的愿望。无灵魂的那个部分是物质生活的领域；灵魂追求一种不可能成为现实的理想美和理想幸福。当资产阶级通过彻头彻尾的政治化、通过使个体整个地屈服于那种制度，最终使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得以保存时，这个个人还保留着摆脱资产阶级生活的外在要求的一小块个人自由领地的内在世界就必然要遭到攻击。因此，新的极权主义必然要攻击过去的资产阶级文化，以保留当今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

马尔库塞分析现代文化史的第二个主题，是关于自由与幸福的关系问题。根据他的观点，自由和幸福是密切相连的。“幸福，作为个体所有潜能的实现，以自由为先决条件……从根本上说，它就是自由。”^①因为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资产阶级时代的道德哲学家都承认，就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人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反对把任何依赖周围环境的快乐概念——即使是一个专用概念——作为人们的理想。资产阶级时代受限制的自由概念导致一个更受限制的幸福概念。而且，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享乐，是与必然受到工作与市场的强

制的那种个人有限的自由相关联的。享乐与闲暇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并因此贬值了。这种享乐由于与性欲联系在一起就更是彻底地、空前地贬值了。斯宾诺莎在谈到肉欲快乐时这样写道，仅在快乐是为保持健康所必需时，我们才可以“沉湎于快乐之中”费希特写道：如果人“由自身中生产新人的原始能力”被“用作为一种感官享乐的手段”的话，那将是“绝对的耻辱，就是抛弃真正的人性和男子的光荣。”在费希特时期，生育仍然服务于资产阶级婚姻的目的。当资产阶级社会变成独裁主义和专制主义时，在生育和享乐之间的分离同样还存在着。现在生育是为国家的目的服务，即生产工人和士兵。

根据马尔库塞的观点，资产阶级社会不考虑幸福事实上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够调和特殊的幸福与一般的幸福。强制实行某种工作纪律的社会，只有在人们被引导到为自己的利益判断工作价值时，才会被容忍。这种社会的制度是剥削的、竞争的、从而也是分裂的，它必然要压抑享乐的愿望并把它引向有限的个人目的，从而也常常成为人们挫折和毁灭的根源。相比之下，“性的原始的、非理性的发泄，是这种享乐的

最强烈的发泄和劳动因其自身缘故的全部贬值。”这种发泄使个体感到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完全得不到满足，因而不再生容忍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同样，只要存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性欲就必然是受压抑的。

上述思想在马尔库塞发表于 1934 年至 1938 年间社会研究所的《社会研究杂志》上的大量论文中得到了阐述，当时社会研究所已从法兰克福大学迁移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1933 年—1934 年马尔库塞在日内瓦教学，然后前往纽约加入社会研究所，成为研究所的创立者麦克斯·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的同事。这些早期论文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形成了预示全部马尔库塞后来著作的最初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这些论文比他以后的著作更清晰明白，而且也表现了他和马克思主义的相异之处。因此，我们暂不忙评论马尔库塞的思想，以便我们提出一些能更深入地说明马尔库塞全部理论性质的关键问题。

第二章 几个批判性的问题

对马尔库塞观点的批判遇到了两种困难，一是由他坚持的那些独特论点引起的困难，二是由他的整个思维方式和表述风格所引起的困难。马尔库塞的风格既文笔优美又学究气十足。他好用比喻，并且总假定他的读者不仅有高深的文化素养，而且还在学术问题上与他有广泛的一致性。（在对笛卡儿的解释中情况就是如此，这只是一个例子）这种表达方式是作为德意志帝国教授文化的一部分发展起来的。它并不要求提问，而是认定教师是向学生传授真理的，而学生只能接受。马尔库塞著作的英译本不象德诺原著那样咄咄逼人，也许只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奇特带来了某种迷人之处。

这种表达方式难免产生一种实质性的困